

□ 小 说

清水河畔的军礼

刘乾能

新兵下连时，他被分到了团机关警卫排。警卫排，肯定天天开枪射击擒拿格斗。一想到这些，笑就抑制不住爬满了脸。

“到沙岭子种菜去。”第一次参加排务会，排长指名道姓地给他下了这样的命令。

笑，僵在脸上。他脑子一片空白，嘴上嗫嚅。排长望了他一眼，说：“有问题吗？”他起身，立正，大声回答：“没有！坚决服从命令！”

第二天，一辆敞篷东风牌汽车，将警卫排拉到离团部60多公里的沙岭子。车一停稳，排长从驾驶室跳下来，指挥着拿背包、扛锄头、背肥料。排长指着低矮的平房说：“目标：平房；课目：种菜！”

翻地、点种、施肥、覆土。三天后，十几亩空地全都种上了菜籽。

“今年种的是新品种玉青一号，团机关过冬的蔬菜，就全靠你了。”整队完毕，排长把手放在他的肩头，轻轻拍了拍，“辛苦你啦，有啥情况及及时向排里报告。”“轰”的一声，汽车冒出一缕青烟，离开了农场。

望着眼前空旷的菜地，他突然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失望。从神枪手到种菜手，这中间应该是隔着很长很大的

鸿沟，自己咋就一下子穿越而至呢。在他的设计中，他应该是一名神枪手。他看过的一部电影里，主角就是一名神枪手，打起枪来百发百中，他觉得那才是军人该有的样子。没承想，连枪都还没摸热，自己却成了穿着军装的“农民”。

“管他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还是得先把眼前的工作做好才行。”这么想着，他扛过一把铁锹，走向菜地。

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向北。巡查一圈，回到原点。他惊奇地发现，十多亩菜地，每一块垄起的菜畦居然都是直线，像极了大通铺上排列整齐的内务包。一瞬间，他的目光被眼前的线条牢牢吸引，脑海里已然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硕大饱满的一颗棵白菜，挤挤挨挨地长满大地。那白菜，横平竖直，如接受检阅的队伍。

一个人的时光，被菜地填满。看着地里冒出的幼苗嫩嫩绿绿，看着畦田垄被层层翠绿填满，看着风吹过菜地时绿叶起舞摇曳，心里的那幅画面，不时涌上他的心头。

天不亮，他把军装叠好，轻轻放在行军床上。领章帽徽，在微弱的灯光下闪出红亮。穿上作训服，头戴草帽，扛起锄头，他给自己喊着“一二一”，齐步走

向菜地。

“每亩不超过4500株，行距控制在40厘米。”他谨记着排长的教导，用标记在锄把上的刻度开始间苗。一边间苗，一边心算，“一亩4000棵，10亩就是40000棵。”乖乖，咋恁多呢。这么一想，他忽然就觉得，这地里的菜不是普通的菜，分明就是自己手下的一个个兵呢。再侍弄菜苗，他有时便会发出轻声的训斥。“你看你的站姿，哪还有如松的精神头？”“你又光吃不长进了吧？”“锄菜地，他一蹲就是大半天，三餐变两餐。”“挺好的，一个人做饭也怪麻烦的。”他安慰自己，“还好，排长留下了不少的压缩饼干。”

“嘎，嘎”，天空传来一阵叫声。他抬头，望见一队大雁正越过清水河，缓缓向南飞去。起风了，秋来了。他知道，是骡子是马，该是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了。

看了一眼桌上的台历，他知道，还有两天，排长就会带人来收割。他当然知道，排长这次来，肯定不会检验他的军事训练成绩。只是，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全部实现。五公里徒手越野，他自测成绩良好。单双杠，他能顺利完成练习。齐步正步，他走路都在练，肯定不落全排后腿。军体拳，更是每天凌晨不可缺少的训练项目。他对自己说：“既然来

当兵，就该有个军人的样子。”

夜里，突然刮起了大风。随即，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他披起雨衣，抓过手电筒就冲进雨帘。他清楚，清水河一旦涨水决口，十几亩菜地就会荡然无存。

到河边一看，果然发了洪水。河水裹挟着树枝草皮，翻滚而下，不停冲刷河岸，发出巨大的咆哮。站在岸堤上，能明显感觉到一阵阵的颤抖。他甩掉雨衣，抱起地里的一块块泥土，抛向河堤……

第三天一大早，排长带来了十几辆汽车。从车厢里跳下，他们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情景迷住了。大片的菜地里，每一棵硕大的白菜身上都束着一根稻草，像训练的战士腰间扎着的武装带。尽管叶片被雨水击打得支离破碎，但依然昂首挺立，像坚强的士兵，整齐地站在地垄里。

装满白菜的车队，一字排在清水河岸。排长摘下军帽，士兵分列两旁。他们的面前，有一座崭新的坟冢。墓碑上，刚劲的魏碑字体写着：“吴志宏烈士之墓”。“敬礼！”——排长一声令下，岸边的士兵齐刷刷举起右手，向墓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 诗 歌

“双抢”琐忆(外三首)

徐满元

由抢收早稻、抢插晚稻
这“双抢”构成的一对钢轨
让二十四节气的列车
从身边呼啸而过

汗水的音符
在阳光的五线谱上
倾情歌唱着
收获与播种
一块块水稻田
一页页相册一样
收藏着劳动者的倩影

黄澄澄的早稻谷粒
绿油油的晚稻秧苗
金童玉女般
在希望的田野上
握手言欢

歇息片刻
殷勤的池塘
端来满盆清凉
懂事的小河
递来洁白的毛巾
顽皮的凤儿孩童似的
在身前身后跳来跳去
顺手将大家外露的倦意
手帕一样偷偷拿走

邮寄梦想

一本好书
就是一块优质压缩饼干
每一个方块汉字，字字珠玑
仿佛撒在饼干上的芝麻
让饥饿的灵魂
咀嚼后回味无穷

如此压缩饼干
就是一枚枚设计精美的邮票
贴在心灵的信封上
能将我们的梦想

寄到任何一个
渴望抵达的地方

在浓荫中穿行

炎炎夏日，在浓荫中穿行
像一条鱼畅游在
碧波荡漾的河流
每一棵树都是一根
摇曳着真情的水草
敞开胸怀把鱼儿拥抱

只是抬眼望去
浓荫外的缕缕骄阳
仿佛一只只龇牙咧嘴的猛虎
凶狠的目光四处搜寻
顿觉自己如同那次游览动物园——
坐在裹着铁丝网的车内
路的四周都是
等着游客投食的饿虎
同行者的尖叫声
把我的心，气球一样
放得很高、很高……

河流磨亮船只

河流是块长条形磨刀石
将一艘艘大小船只
一把把长短匕首般磨亮
好去纷纷把目的地扎中

河流打个哈欠
旋即便有渡口、码头
或港湾出现
船跟着打了几个盹
每个盹都成了船
运行途中的加油站

河流与船接触多了、久了
也就推心置腹、相依为命起来
让彼此都远离
生锈的危险

□ 散 文

荷塘夏梦

段小华

夏天的早晨，我常常路过村边的荷塘。那一片片荷叶，就像绿色的翡翠，映衬在蓝天白云下，让人感到一种难得的清凉。荷塘不大，安静地待在路旁，仿佛与喧嚣的世界隔绝开来，有种超然独立的气质。站在荷塘边，已经能看到几朵粉红的花在绿叶间点缀着，含苞待放的更多。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绕着荷塘跑，追着蜻蜓或者风。父母总是说我停不下来，但有时候，我也会站在荷塘边发呆，看着荷叶随着风儿轻轻摇摆，一片片翻转着，从浅绿到深绿，浓淡相宜。那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岁月静好”，只是觉得荷塘美极了，现在回想起来，才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滋味。

有一年，我去过一个水乡，那里有一大片荷塘，满眼都是绿油油的荷叶和粉红的荷花。虽然景色很美，但人太多了，大家都举着手机拍照，荷花好像也被吵得有些无奈。我觉得，荷花的美，不该属于喧闹的人群，而应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才能真正感受到它的风骨。

现在，我眼前的荷塘，只有我一个人独享。微风中夹杂着淡淡的荷香，让我有些恍惚，好像这一刻是前世的约定。安静的荷塘，没有鸟儿、蝴蝶和蜻蜓，只有荷叶和荷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蓝天淡远，

云卷云舒，成为荷塘的背景。一枝荷花高高地立在水面上，开得正盛，像舞台上的主角，风采卓然。

晨风清凉，我独自站在荷塘边，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我忽然想到，从古至今，多少人爱荷花，他们应该算是我的知音了吧。荷花的魅力，真的让人欲罢不能，既想独享，又想与人分享。独享，是因为爱极了；分享，是因为爱得深。

我慢慢在荷塘边走着，不拍照，也不录视频，就这么静静地走着，有时低头下来，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闻闻荷花的香气。清晨的荷塘，除了荷香，还有清凉的水汽，格外宜人。

在这个清幽的荷塘边，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经过，打破这份宁静。我也知道，很快我就会离开，去忙碌我的日常生活。但此刻，这片荷塘属于我，我享受着这一刻的清凉和自由，即使只是短暂的一刻，也让我感受到人生难得的美好。

不知不觉中，天色渐渐亮了，我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回头再看一眼荷塘，荷叶依旧在风中轻轻摇摆，荷花在晨光中绽放，我深吸一口气，把这份清幽和美丽深深地记在心里。这个夏日的早晨，这片荷塘，这一刻的美好，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牧歌
陆士德
摄

花疏，花密，各有其美。但于我，倒是更喜欢花疏，或者说疏花。

花过于密集，即拥挤；花艳花肥，本就热烈，若然一旦拥挤，便就愈加喧闹，炫目的灿烂，霍霍如烧，灼人眼目。于是，一颗心，就难以安静下来。

心浮气躁，常常是喧闹所致。

春天，看桃花，大片的桃园，红艳一片，滚滚涌涌，有气势，有力量，又绚烂，固然是美，但我却更喜欢那些乡野之桃：一株一株，星罗棋布，布散于山岗、埠头、沙地、河岸，乃至岩石缝隙间。

相近者，如淑女闲话；远离者，似矜矜相望；

疏落间，别具风致；眺而望之，淑女窃笑；近而就之，肤泽芬芳。美在情味中。

行走在乡间，夏日，最见花事。几乎家家户户，门前都有篱园，篱笆插就，藤蔓满架。篱笆间隙地，则遍植草花。草花栽种，很少成趟成行，规规矩矩，大多零星散落，高低俯仰。零落，就形成一种布散之美；高低，则成就一份参差风致。于是，篱园所彰显的野趣，也就浓了。

小时候，每年的七夕节晚间，总

□ 散 文

疏花·瘦竹

钟读花

喜欢蹲在这样的篱笆下、草花间倾听，根据老人们的传说，倾听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窃窃情话。蹲坐间，“情话”虽然没有听到，花香倒是氤氲一身。弄花香满衣，衣袂生香，确实如此。

多年之后，回顾，尤觉甚美。

花，宜疏；竹，则宜瘦。

我不喜欢江南那参天如树的大竹，感觉似莽汉，把竹本该有的那份韵致，全给败光了。我喜欢瘦竹，粗如手指，挺挺然，风中摇曳，别具一番风致。

于乡间居住的那几年，我在庭院近西窗处，栽植瘦竹一蓬。几年下来，攀生勃勃，荫荫一地。白天，看竹色，观婆娑；晚间，则赏竹影，听竹声。

竹瘦，竹绿，竹的瘦，劲道、挺秀、风姿翩翩；竹的绿，是一种瘦绿，那份绿中蕴藏着一股激射的力量，仿佛随时都会箭响冲天。最是明月夜，竹叶流光，竹影筛地，明亮处，斑驳

如残雪；阴暗处，幽微似残梦。一夜细雨，雨洒竹叶，轻微的唰唰声，像一首低吟的乐曲，触动着我柔软的内心里，感觉婉约极了。

疏花，瘦竹，多所宜。

宜徜徉。于疏花间，瘦竹边徜徉，抬头看花，垂首闻香，不仅衣袂生香，人的内心中，也流淌着阵阵花香。竹色莹碧，瘦瘦然，摇曳生姿，顾盼间，竹有风致，人自风雅。疏花、瘦竹，人在徜徉中，便多了一份风流和清韵。

宜品茶。花间品茶，随手摘一朵花，放入茶杯中，茶中就多了一份自然的清芬；一口口品着，人的内心里，便花朵绽放。

我有一位初中语文老师，民办转正，文化水平不高，但品位不俗。他家在农村，家中有一西园，西园中，遍植瘦竹。他曾多次邀我们品茶，夏日，就在西园瘦竹间。

□ 随 笔

树有 声名

夏 见

几个比簸箕还大的鹊巢，坐落在高高的树顶，俨然牢固的草棚，几里之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就是这样普通的自然村落，因为一棵皂角树，被外界记住了名字。倘若外人不知道这个村子的方位，只要远远地看见皂角树，就易于找到了村子。对于村里人来说，皂角树是地标和村标；对于外地人而言，皂角树就是指引的路标。皂角树成了这个自然村的“地域名片”，它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古今的村里人。

树有声名，古今皆然。在传统戏曲《柳荫记》中，梁山伯祝英台在柳树下结拜为兄弟，那棵老柳树，便让后世连同剧情一起被铭记。传统戏曲《槐荫记》里，为董永和七仙女做

媒的老槐树，人们至今津津乐道。而在现实中，我国名贯古今的古树名木，如黄陵的轩辕柏，黄山的迎客松，潭柘寺的帝王树，九华山的凤凰松，西藏林芝的世界柏树王……它们在自然与人文史册里，必然声名赫赫。

还有一棵树，它的声名已融入我们的血液——那就是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从明洪武三年至永乐十五年的五十多年间，洪洞曾发生过18次大规模移民。当时携家带口的南迁人，临行前，都会聚在大槐树下告别分手。这些人到他乡落地生根后，一代一代，把大槐树讲述给后代听。尽管事情已过去几百年，但仍有很多人在继续讲述大槐树的故事。移民们的先祖及其

后世，什么都可能不记得，但大槐树，定会始终记得。洪洞大槐树，成为移民后裔的精神祖宗和认祖归宗的路标。

以树木作地名的地方，都是先树木有名，而后被人知晓。我走过的地方，诸如李家皂角树、陈家葛黄树，或杨家大柏树、赵家白果树等地名，比比皆是。古树名木，已然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符号而被张扬，继而成为辨识度高的自然与人文地标，从而被记忆。这些特别地名所承载的乡愁，一如千百年枝青叶绿的古树名木，无论历史如何衍变，都不会被淡化和淘汰。知道了一棵树，就知道了一个陌生的地名；记住了一棵树，就记住了一个故乡和一份乡愁。无论老家的地形或地域如何变更，只要记得村子的那棵树，就能找到老家，就能找到精神原乡。

徐家皂角树，虽然树已不在，但其村名仍在沿用，且会永久沿用。因为只有这个名称，我们才能找到家——有树名的村，是植入我们血管里的记忆芯片。



泉湖夕照

岳葆春 摄